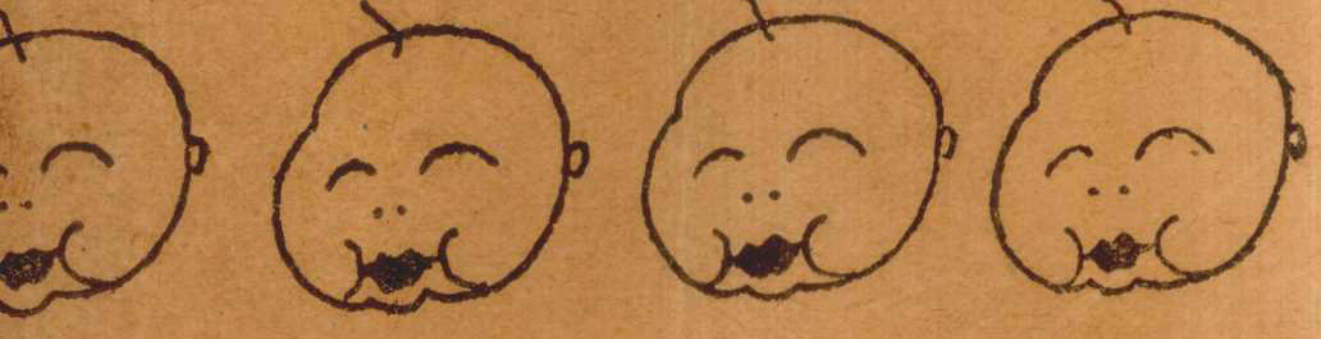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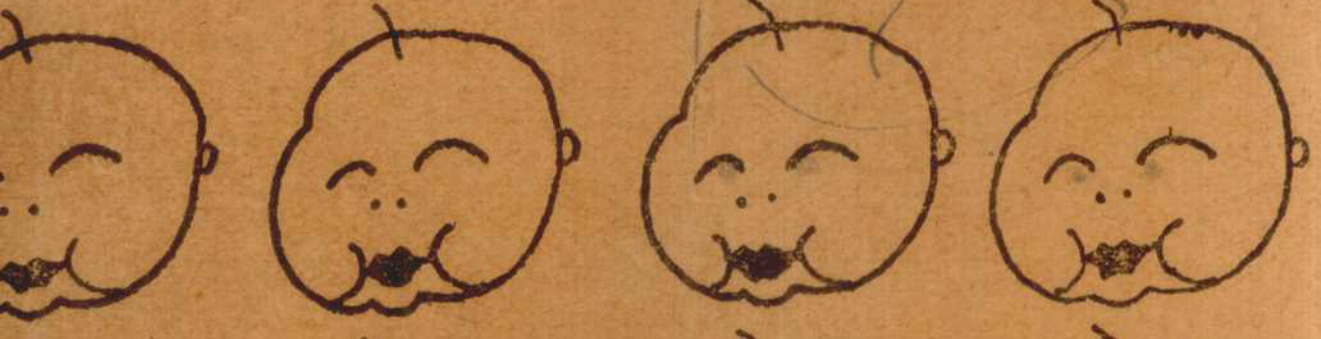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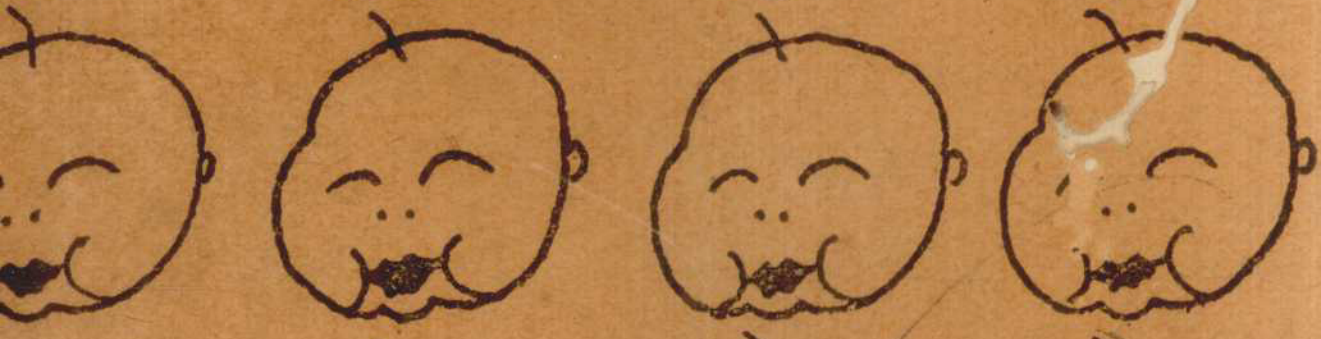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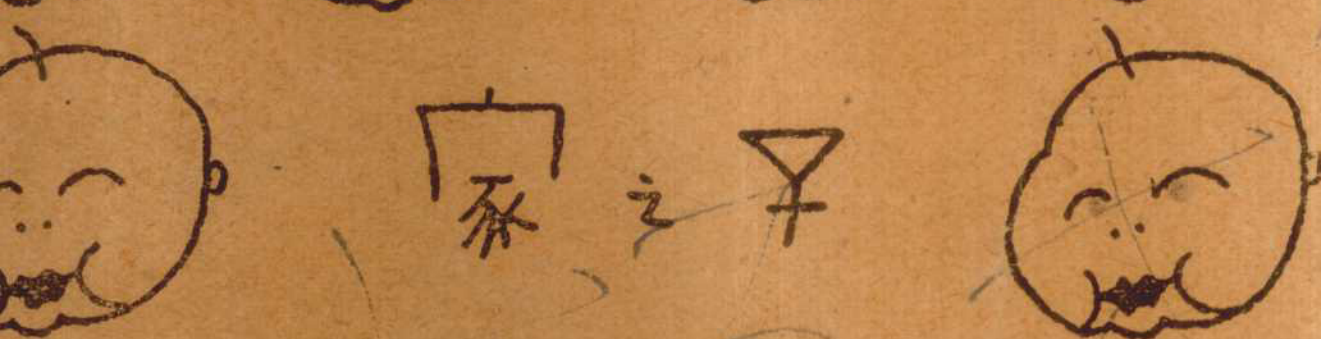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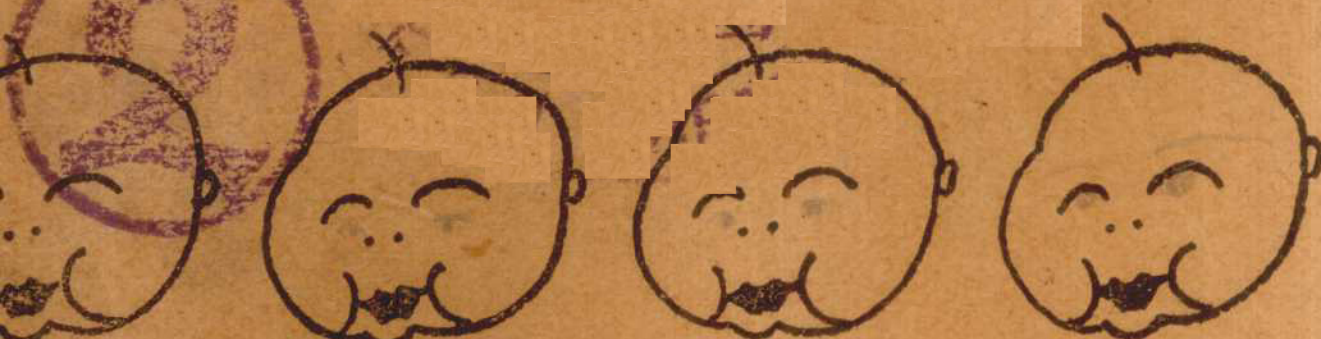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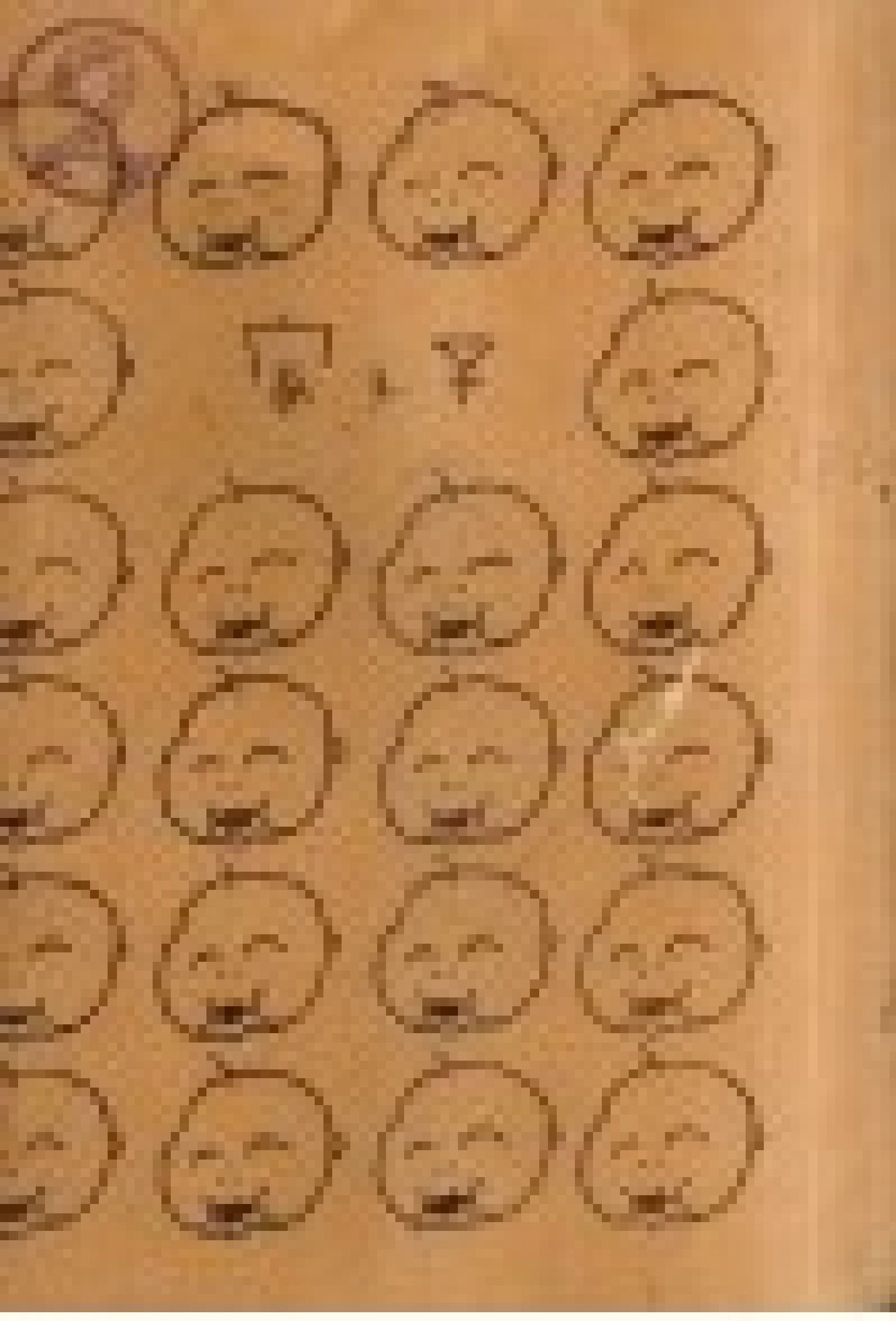


2





家 之 子

Walter Pater 著

朱 維 基 譯

上 海

金 屋 書 店

21541

家 之 子

一天炎熱的下午，當弗洛玲走路的時候，他在路旁碰到了一個可憐的老人，因為看來好像是路走疲倦了，便替他拿了他所拿的重東西，幫助他走了一些路

。當那個老人說出他的故事時，
他偶然提起弗洛玲在那裏過他的
幼年時代的，但從那時候起他從
來不曾見過的地方的名字，一處
靠近一座大城的小小的地方，故
事說完了後，那老人便向前走他
的路了，受了安慰似的。那天晚
上，好像報答他的憐憫心似的，
弗洛玲夢到了那個地方，這個夢
爲他做了記憶的更微妙的職務，
把牠的事物異常清晰地帶到心上

• 但是，如有時在夢中發生的，
稍微比牠自己，比平常的追憶舉
得高一些。那地方的真確的情狀
，尤其是他在孩子時代住在裏面
的屋子，牠的門戶的式樣，牠的
火爐，牠的窗格，即使是牠的空
氣上的馨香，有一瞬刻在夢中和
他在一起；祇是，帶着更音樂地
調和在牆壁上和地板上的色彩，
和一些更微妙的陰影和光芒沿着
牠的曲線和角隅跑進跑出，牠所

有細小的雕刻是更精緻。他醒時嘆了一口氣，想到差不多有三十個年頭把他和那個地方隔開，但是心中對於那個地方，上面的美麗的光芒，這光芒猶如一聲微笑，仍舊有一種愉快的醉紅。碰巧他的夢的這個奇遇恰是他那個時候在心中有了的某種計劃的開端所需要的東西，就是他的精神史裏某種事情的記錄——在那種腦子發達的歷程裏，由於這歷程我

們每一個人便成了我們現在的樣子。那地方的形像在他的腦子上這麼地明晰和惠愛，他便想着他自己在那裏面，並且怎樣地他的思想在他的身上漸漸生長。在那一半精神化了的屋子裏他能夠更佳地再看一遍那來到了那裏的靈魂的漸漸的擴大——由於那條使週遭的物體在孩子的生命裏做成這麼重大的一個原素的自然律，這靈魂的的確確地變成了這屋子

的一部份；內心和外界的事物緊切地相互織成了一種織物——一半，熟習的色和式之陰淡，之痕跡，之偶有性，是從木和磚那裏得來的；一半，僅僅靈魂的東西，是從誰知道多麼遠的地方浮到那邊去的。在他夢中的房屋和花園中他看見一個孩子在移動着，並能分開那在他上面奏弄着的至少是風的主流，這樣便能研究那心的旅程中的第一個時代。

那座舊屋，因為當弗洛玲後來講牠起來時老這樣叫的，（一切的孩子都是這樣的，只要他們能夠回想起家庭的一個變化，早得，但不太早，能在他們的生命裏劃一個時代的）真是一座舊的屋子；居住這屋子者裏面的一種法蘭西血統——傳自年老的御畫家華度(Watteau)的血統，他的許多雄武畫中的一幅仍舊懸掛在牠的一個房間裏——的原素同着

一些其他的事情能夠解釋那邊一切東西——那帷幔，那床榻，那光和影這麼精妙地同牠玩着的牆上的油漆——的一種顯著的齊整和美妙的潔白；也能夠解釋園中的那顆大白楊樹之所以能被容受，這是最常常爲英吉利人所輕視的，而爲法蘭西人所重愛的一種樹，後者之所以愛牠是因爲他們看出了牠的樹葉和風周旋時有某種新鮮的式樣，就是在決沒有像

這樣輕微的空氣的騷動中能使風
發出流水般的聲音。

那舊式的，低矮的壁板圍繞
着房間，又帶着彫花的欄杆和陰
暗的尖角跑上扶梯，半途站停在一
扇闊窗的上面，簷板的底下有一
個燕子的巢兒，在四月之末窗
前橫着一顆古老的梨樹的白花，
後面烘託着一片蒼穹的蔚藍，在
秋天的時候窗下落下的果子的香
汁是這樣地芳芬。再一個轉灣便

是一座壁櫥，在牠幽深的擱架上
置着最好的磁器。小的天使的面
孔和蘆笛在孩子室的火爐的四周
凸現出來。在房屋的上部，闊大
的頂樓之上，黃昏時候白鼠在那
裏奔跑——一處孩子的寶藏之無
限的，未發現的奇境，玻璃珠子
，仍舊香的空的香水瓶，彩色的
絲頭，在牠的木材間——一個圍
着欄杆的平頂給出一片鄰近的尖
塔的風景；因為我已說過那座屋

子站在一座大城的相近的地方，
那座大城不是稀少地把牠染着陰
影和陽光的滾滾的雲煙向天送出
風信杆之上。但我現今在描寫着
的孩子不恨大霧的，爲了那有時
從牠裏面落在烟突上的深紅的光
彩，和那夏天的早晨從牠的空隙
裏閃耀在尖塔和階沿上的白光。
因爲這是不對的，去設想一個孩
子的美的感覺是依靠着那些呈現
給他看的物象裏面的任何的精選

或特別的美妙，雖然在較後的生命裏對於大多數的我們這個真地變成了一個規律；較早的時候，在某種程度裏，我們內在地看；小孩帶着無限制的歡樂在那些在十分親切的屋子上的烟霧中的白光和紅光裏，和剛在屋子過去的，那邊沒有一握泥土是處女的和不曾動過的，路旁邊的蒲公英的金黃裏爲他自己找出對於感覺的一種不同，就是對於他的美的慾

望缺少更佳的待奉。

所以這所屋子站在離開城鎮的晦暗和囂擾不遠的地方，在高的花園的圍牆中間，整個夏天輝煌着鼠尾草，和棕黃與金色的牆花——Flos Parietis，如孩子們的懂拉丁文的父親教他們這樣叫牠的，當他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向後追尋他複雜的精神的慣習之線索，如他在以後的年頭中慣這樣做的，弗洛玲覺得以後他慣

習的許多的情緒的調子，某種內在的光芒，在這種光芒下面事物最自然地呈顯給他看，都是受賜於那個地方的。沿路到城鎮去的行人的來往，街路的陰影，隣近花園之突然的擴大，那邊明媚的氣候之奇特的明媚，牠的奇特的昏暗，在他的心裏這些昏暗把牠們自己連接到家裏的大的舊聖經裏的某幅木刻的插圖上去，昏暗的陰涼，大教堂四周的空洞的店